

夏敬渠与屠绅 研究论文选萃

萧相恺 冯保善 苗怀明 薛仲良 选编



夏敬渠与屠绅 研究论文选萃

萧相恺 冯保善 苗怀明 薛仲良 选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夏敬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萃 / 萧相恺等选编.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506-1410-9

I. ①夏… II. ①萧… III. ①夏敬渠 (1705~1785) — 人物研究②夏敬渠 (1705~1785) — 文学研究③屠绅 (1744~1801) — 人物研究④屠绅 (1744~1801)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1729号

- | | |
|---------|--|
| 书 名 | 夏敬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萃 |
| 选 编 者 | 萧相恺 冯保善 苗怀明 薛仲良 |
| 责 任 编 辑 | 林日波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546号, 邮编:210031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20 |
| 字 数 | 538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410-9 |
| 定 价 | 60.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58849828) |

前言

萧相恺

我有一种理念：进入一部中国小说史的小说，也许只有二三百部，但组成整个中国小说历史的，却应该是中国小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小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小说史的人，不能只研究那进入小说史的二三百部小说，更不能只研究那几部名著，而要研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现在还能找得到的所有小说。小说历史的演进，绝不像某些小说史描述的那样总是一路向前。它有高山，有低谷，有平原，有陡坡，有进还有退。那二三百部小说不过是小说历史上分布的二三百个点。它们可能处在某一阶段的某一个制高点上，但它是如何攀上这个制高点？它又将如何下来，或如何向另一个制高点前行？这些问题不探究清楚，如何能够确定它们在整个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准确位置，勾勒出一条小说史发展的明晰线索，构建一部准确反映历史发展真貌、全貌的中国小说史？每一部名著——小说发展一定阶段上的每一座高峰，实际也都是在若干小峰、漫坡的延展中逐步形成，不研究这些小峰、漫坡，那么高峰的“庐山真面目”怕也难于真正认识清楚；更何况，名著和非名著是相比较而言，于辩证中存在：无所谓非名著，实际也就无所谓名著。

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如今依然存在的小小说那么多，光靠一个人的力量，要想对它们一一作深入研究，又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怎么办？这就要团队——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队伍——的力量。因此，我和欧阳健先生主持《明清小说研究》杂志编辑工作

的时候,就专门提倡研究者在研究名著的同时,分一点精力,去研究一些非名著小说和稀见、未见著录的小说,我们自己也身体力行,以期能在小说史大厦的构筑中作一点贡献,并希望借此来改变一下研究者只重名著而轻其他小说的不合理研究格局。这种格局的不合理,陈大康先生曾用统计学的方法,在《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上专门发文批评过。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格局,我们还做过其他的努力,比如,多次在连云港召开《镜花缘》与才学小说研讨会;2009年,我们又曾在江阴召开“海峡两岸夏敬渠、屠绅与中国古代才学小说学术研讨会”。对《镜花缘》的研究,比起对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及屠绅的《蟬史》、《琐蛩杂记》的研究来,还较深一些,所以,江阴会议以后,我们就商定先编一本《夏敬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萃》,一来借此呼吁研究界扩展对夏敬渠、屠绅的研究;一来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

《夏敬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萃》选录截至2011年6月底前于各类报刊杂志等媒体公开发表的论文,凡二十九篇,外加附录两篇,计三十一篇,五十余万言,所选论文的作者均系教授或研究员,论文学术性较强,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对夏敬渠、屠绅及其著作研究的最高和最新成就。一些前辈学者如赵景深等先生的文章,因为研究时尚处夏敬渠、屠绅及其著作研究的草创阶段,筌路蓝缕之功自不可没,但惟其尚处草创阶段,一些研究不够深入也在意想之中,而且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入其后编辑的集子中,也颇易得;沈燮元先生的《屠绅年谱》是深入的研究之作,因为已然成书,虽不易得,但不合《选萃》的编辑体例,故也未选收。

这部《选萃》本该早与读者见面,由于我个人的原因,直到今日方才编成。《选萃》的编辑出版,得到学术界相关朋友的支持,更得到江阴市人民政府及暨阳名贤研究院的大力支持,特致谢意。

2011年12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萧相恺(1)
夏敬渠著作考论	王琼玲(1)
《野叟曝言》版本辨析	欧阳健(41)
新发现《野叟曝言》同治抄本考述	潘建国(59)
晚清《字林沪报》连载本《野叟曝言》考	潘建国(79)
夏氏先人对夏敬渠及《野叟曝言》的影响	王琼玲(101)
夏氏家人与夏敬渠暨《野叟曝言》关系考论	王琼玲(187)
《野叟曝言》的变态心理	侯 建(221)
读书人做了二千年的梦	
——从传统文化心理看《野叟曝言》	卢兴基(238)
文明时代新的英雄神话	
——《野叟曝言》神话意象及思维研究	黄燕梅(250)
《野叟曝言》的性描写艺术及对文本价值的影响	杨旺生(266)
“儒家超人”文素臣——神话及消解	杨旺生(277)
论《野叟曝言》中文素臣与民间制度的博弈	韩希明(290)
扩展正统性:《野叟曝言》的叙述过度与行权所体现的真	
..... [美]艾梅兰 著 罗 琳 译	(300)
论《野叟曝言》对世情小说的仿拟和改造	王进驹(350)
才学小说与自况	
——《野叟曝言》的小说类型研究	王进驹(364)
夏敬渠《野叟曝言》与晚明清初实学思潮	冯保善(377)

《野叟曝言》与清代才学小说…………… 秦 川(389)
才学小说,还是情志小说?

——试论《野叟曝言》的性质…………… 董国炎(400)
散论《野叟曝言》兼与《歧路灯》比较…………… 张弦生(408)
《野叟曝言》评点研究…………… 张小芳(424)
从余波汇成汪洋

——《野叟曝言》的流传与改编…………… 王琼玲(437)
《文素臣》——周信芳对于海派连台本戏之实践…………… 侯云舒(461)
《野叟曝言》中的戏曲剧目叙考…………… 朱恒夫(474)
《蟬史》的历史贡献…………… 侯忠义(482)
屠绅文言长篇小说《蟬史》的自况性…………… 王进驹(487)
《琐蛩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叙考…………… 萧相恺(502)
从乾隆五十六年到六十年屠绅的行踪看二十卷

增订本《琐蛩杂记》为后人伪托之刻…………… 萧相恺(528)
屠绅宦滇时期交游事迹考述…………… 王进驹(541)
汤显祖戏曲对屠绅小说的影响…………… 邹自振(574)

附录一 近百年“才学小说”研究论著论文目录

…………… 朱锐泉 编(583)

附录二 江阴 2009 年海峡两岸夏敬渠、屠绅与中国

古代才学小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乔光辉(627)

夏敬渠著作考论

王琼玲

夏敬渠(1705—1787),字懋修,号二铭,自号浣玉生、浣玉主人,人称“旭台先生”。江苏江阴人。一生著作极富,除了著名的才学小说《野叟曝言》之外,尚有《经史余论》、《学古编》、《浣玉轩文集》、《全史约论》、《纲目举正》、《医学发蒙》、《浣玉轩诗集》、《唐诗臆解》等。

夏敬渠著作虽多,却因生前未刊刻及战乱而散佚;诸文献所载的著作书目又不尽相同。今仅见《野叟曝言》、《纲目举正》的“前编”“正编”二卷,及由夏敬渠从侄夏祖耀、曾侄孙夏子沐搜罗其诗文残篇及各书序文编成的《浣玉轩集》四卷^①。

兹根据源远堂《江阴夏氏宗谱》^②及《浣玉轩集》内容、书首所附诸《序》及夏祖耀所撰之《浣玉轩著书目》等,并参考相关文献,论述夏氏一生之著作,并观察其与《野叟曝言》之关系:

一 《经史余论》

《经史余论》一书,《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十一世“敬渠”》、《江上诗钞》卷九十八《邑志文苑传》、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七、民国九年(1920)《江阴县续志》卷二十等著录,无卷数。

原书今未见。《浣玉轩集》中收录潘永季于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所撰之《〈经史余论〉序》(下文简称潘《序》),从中可得知此书之概况:

二铭设帐都门，为及门讲经、史……因著有《读经余论》、《读史余论》……诸书。……余非长于经史者，而心实好之。故独钞其两《余论》，合为一编，名曰《经史余论》。

可知《经史余论》乃是潘永季合并夏敬渠所著《读经余论》与《读史余论》之称。此书是乾隆元年至五年（1736—1740）夏敬渠讲学京师时所作，时年三十二至三十六岁^③。

夏敬渠谈经论史，颇为精辟，备受时人激赏。礼部尚书杨名时、直隶总督孙嘉淦^④常“击节叹赏”^⑤之，他甚至“因二铭讲‘君子中庸’章，谓有功于圣人者大，养以大烹，尊以南面，且设坛四拜以致敬，曰：‘为后世学者拜夏君惠也！’”潘永季亦云：“观其所著经史诸论……编中如论四书、论五经、论《左传》、论《史记》、论《三国志》、论《外纪》，皆发千古所未发。破群疑，释众难，折衷一切，而归于至是。至‘庸’字一论，为圣教筑万里长城，其功与论‘君子中庸’章相埒。”（以上皆见潘《序》）

潘《序》又云：

……《经史余论》，谋付之梓人，以公同好，以惠来学。而首宿寒毡，徒怀虚愿。幸相国东轩高公（高斌）开府南河，礼聘二铭，讲论性理。高公粹于经学，与二铭必水乳，则斯编之刻，旦晚间事耳。爰归其原稿，而跋数语于简末，作附骥之想焉！

可知潘永季因经费不足，未能刊刻《经史余论》。再据《浣玉轩集》所录夏敬渠女婿六斗南的《〈浣玉轩诗集〉跋》：“外舅著作等身，如《读经余论》、《纲目举正》，皆堪不朽，惜不能梓以行世。”曾侄孙夏子沐的按语说：“右从曾祖二铭公所著书，均未梓。”确知夏敬渠所有著作，在其生前皆未得刊刻，故知曾任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斌^⑥亦未资助夏氏刊刻《经史余论》。

《经史余论》虽然未能刊刻，所幸大部分内容保存于夏氏的《纲目举正》、《野叟曝言》及《浣玉轩集》之中。

《纲目举正》是夏敬渠晚年亲自编纂以备迎銮献书之用,为其一生史论之集成(详下文)。原《读史余论》中部分论《左传》、《三国志》、《外纪》的文章,已被夏敬渠自己编入《纲目举正》中^⑦。嘉庆十年(1805),夏祖耀遂将《读史余论》所剩未编入《纲目举正》的文章,连同《读经余论》编入《浣玉轩文集》四卷中^⑧。

清末,夏敬渠著作因兵燹而残佚。光绪十六年(1890),夏子沐将《读经余论》、《读史余论》及若干史论残篇,分别收入《浣玉轩集》卷一及卷二中,且将潘永季《〈经史余论〉序》弁于《浣玉轩集》全书之首。

今查《浣玉轩集》卷一所录《读经余论》,其内容分段不分章,无标题,依次讨论《中庸》、《论语》二书之若干问题。

又《浣玉轩集》卷二所录《〈医学发蒙〉自序》中,夏敬渠云:

是则生孔子后而言儒,宜无不宗孔子者。而有陆象山、王阳明者出,乃阳附孔子,阴合老释,为儒学之蠹。……陆、王……(儒)之杨、墨也,宜明著其罪,以为天下后世戒,乃振笔而为《读经余论》。……《余论》非专为陆、王设,而并论陆、王……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牧羊者,务去败群,亦犹《余论》之一宗程、朱,间取注疏;而于陆、王二子,则必辞而辟之耳!^⑨

可知《读经余论》之创作主旨在于:崇尚儒学,力辟佛、道二教及陆、王心性之说,并补充、发扬程朱学派的义理。

对照《野叟曝言》第八十七回,可知文素臣对太子论《中庸》的内容,乃是摘自《读经余论》;整部小说中,排佛道、崇程朱、斥陆王的理论,亦多源于《读经余论》。尤其是第二、十、十一、五十九回中,文素臣、水夫人等所发表之言论,大抵都可在《读经余论》中找到基本理论。

《读史余论》的部分内容,现存于《浣玉轩集》卷二,并以“附录”之形式置于《纲目举正》卷一中^⑩。全文分段不分章,无标题,内容

以褒贬《史记》为主^①，兼而评鹭历代若干名人及史事。例如：论述司马迁文笔之优劣；赞扬其尊黄帝、崇儒术、贬汉高祖之识见，但深责其记“叔梁纥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事，谓之“重诬圣人”；并列举其所认为《史记》中宜删改之处十七条^②。

二 《学古编》

《学古编》：《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十一世“敬渠”》、《江上诗钞》卷九十八《邑志文苑传》、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七、《江阴县续志》卷二十等著录，无卷数。

原书今未见。据潘永季《〈经史余论〉序》得知，其撰成时间亦是乾隆元年至五年（1736—1740）夏敬渠讲学京城时；内容风格类近唐宋八大家之古文^③。

夏敬渠生前，将此书收录于《浣玉轩文集》中，惜未付梓。夏祖耀编辑夏敬渠旧作时，将《学古编》收入《浣玉轩文集》四卷中（详参注⑧）。兵燹后，亦散佚不全。

《浣玉轩集》书首录有朴山方婺如为《学古编》所作之《序》：

吾门侯生元经，游江南，持古文一帙归视予，则江阴夏子二铭氏所作。予阅而异之。且为予道：“夏子之为人，有以异世俗之所为者。”予尤异之。今侯生将复游江南，为夏子问序于予。……虽然不同乎俗，乃能志乎道；不合乎世，乃能信乎古……天下甚大，来世甚远，必有能传之者。予于斯文决之矣！乃取其深合于古者分注之，而弁其篇之首，因示侯生，以为何如也。朴山方婺如撰。

祖耀按：“此文辇先生《序》，为旧名之《学古编》而作也。”由《序》文可推知一二事：《学古编》的内容为“古文一帙”。侯嘉翻（字元经）赞赏夏敬渠之为人，故持之以求序于其师方婺如。方氏读后，亦肯定夏氏“志于道、信乎古”的作风，故为之写《序》；又选取《学古编》

中“深合于古者分注之”。方注今亦未见。《学古编》或有部分文章幸存于夏子沐所编的《浣玉轩集》中,但因未标明,已难详考。

三 《浣玉轩文集》

《浣玉轩文集》:《宗谱》卷四《南街宗世录·第十一世“敬渠”》、《宗谱》卷八《小传记事·第十一世“敬渠”》著录,无卷数。《江上诗钞》卷九十八《邑志文苑传》合并夏敬渠之诗、文,称《浣玉轩诗文集》,亦无卷数。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七仅言夏氏著有“诗文集若干卷”。《浣玉轩集·浣玉轩著书目》则著录为四卷。

据潘永季《〈经史余论〉序》,乾隆元年至五年(1736—1740),夏敬渠讲学京城时,即撰有《浣玉轩文集》,其风格是“国初之文也”^⑨。此外,好友侯嘉翻亲自为《浣玉轩文集》写序,叹赏读其文有如“往来于天柱峰之树影处。《集》中摹刻古人神形,都化杪楞,乃复在人间耶”^⑩。蒋衡《跋》则赞美夏敬渠“天资学力俱到,其性情与古”,所著古文则具有韩昌黎高古之风^⑪。

按:夏敬渠自己所编的《浣玉轩文集》原包含《经史余论》、《学古编》、《文集》三部分,惜未付梓。嘉庆十年(1805)夏祖耀删去已被编入《纲目举正》的史论,重编为《浣玉轩文集》四卷,注明其内容为“第一《读经余论》,第二《读史余论》,第三序传杂文,第四杂著”(详注^⑧),必然已增收夏敬渠在乾隆五年之后的单篇文章,惜此书又因庚申(1860)战乱而散佚。今夏子沐所编《浣玉轩集》,则保存若干骈、散文。

今考《宗谱》卷十五《内集·文辞》载录夏敬渠《拟明中书舍人戚公传》、《节妇王蔡氏祠堂记》、《何烈女论赞》、《维扬高氏家谱序》、《辟佛论》、《悼亡妹文》六篇骈、散文,均为《浣玉轩集》中所有。

细味夏氏之散文,大部分作品确实文气充沛,风格高古。显然夏敬渠不只思想上尊崇孟子的拒杨、墨,韩愈的辟佛教;在文气章法上亦多摹仿孟子、韩愈的风格。此种风格在其“论经”、“论史”及《忘情说》、《尽年说》、《人化说》、《天命说》等“论理”的文章中,已充

分展现;在《拟明中书舍人戚公传》、《节妇王蔡氏祠堂记》等“论人”的文章中亦复如此。夏敬渠模仿辞赋体所写的文章,如《七解》、《广恨赋》等,多借主客间之答问来抒情或说理。虽然形式仿古,然展现其才华与情性,亦颇有可观之处。但是,夏氏文章常为了求气盛而强词夺理(最明显者如其辟佛诸文),为了反复说理而拖沓夹缠(如《浣玉轩集》卷二《书〈全史〉后》),此是其散文的弱点。

至于夏氏的骈俪文,如《〈浣花集〉序》、《〈浣玉轩诗集〉自序》、《悼亡妹文》等作品,则文藻典丽,对偶精工;更难得的是情意真挚,堪称“为情造文”的佳作。甚至如《请汉留侯诛壁虱(时寓留侯庙中)》这样的游戏文字,亦看得见失意文人的心酸及苦中作乐的幽默。当然,僻典过多是夏敬渠骈文的缺点,此又是其炫耀才学的习性所致。

四 《全史约论》

《全史约论》:《宗谱》卷四《南街宗世录·第十一世“敬渠”》、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七、《江上诗钞》卷九十八《邑志文苑传》、《江阴县续志》卷二十,皆著录为《全史约编》。《宗谱》卷八《小传记事·第十一世“敬渠”》、《浣玉轩集·浣玉轩集著书目》及所附夏祖耀“按语”皆称《全史约论》。原书已佚,未详孰是。姑从夏祖耀之说。以上皆未载卷数。

由夏祖耀按语得知:《全史约论》内容本录有夏敬渠起自秦朝迄于元代的史论,后因《纲目举正》已采入自晋迄元的史论,故所录以秦、汉、三国之论为多^①。今存者或已散入《浣玉轩集》中,难以详辨。

《浣玉轩集》卷二收录《书〈全史〉后》一文,乃夏敬渠亲撰之跋文。文中反复申论君臣相处之道无他:君王必须“治民以德”,臣下必须“事君以忠”^②。可证《全史约论》的主旨,在于假借评论“自秦迄元”的史事,阐扬“德治”与“忠君”的观念。而《全史约论》“忠君”的言论及理想,几乎全数落实在《野叟曝言》的情节中。夏敬渠发

挥其无比的想象及创造能力,极力塑造文素臣成为忠君报国的“奋文揆武,天下无双正士”^⑨,其以一介儒士,“恃忠”欲兴儒教,除邪佞而忤权奸、批逆鳞,因此几乎被斩首午门;旋又被贬谪辽东,差点命丧边陲。之后,再因“恃忠”,而到得到东宫太子的绝对信任,成为“真救驾匹马归朝”,“只手擎天”的“白衣阁老”。最后终因“恃忠”,立下征苗、卫宫、诛藩、救劫、迎銮、靖虏、平浙、剿倭等“八案首功”而被天子尊为“素父”。又因“恃忠”而“禄盛宠盈而不溃”,得到“百世推恩、侯伯子男递衍”的皇宠,又获致“七十国献寿六宝齐归”的尊荣。故《全史约论》忠君报国之思想,实涵盖整本《野叟曝言》。

五 《浣玉轩诗集》

《浣玉轩诗集》:《宗谱》卷四《南街宗世录·第十一世“敬渠”》著录,无卷数。《宗谱》卷八《小传记事·第十一世“敬渠”》,仅著录《亦吾吟》。《江上诗钞·邑志文苑传》合并夏敬渠之诗、文,称《浣玉轩诗文集》,亦无卷数。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七,仅言夏氏著有“诗文集若干卷”。《江阴县续志》卷二十著录夏敬渠有“《浣玉轩集诗钞》二卷、续四卷”及其他著作,则明显错误^⑩。

据潘《序》,乾隆元年至五年(1736—1740),夏敬渠讲学京城时所撰之诗以《亦吾吟》为篇名,以“唐诗”之体式呈现^⑪。

再据夏祖耀之“按语”得知,夏敬渠自行编纂《浣玉轩诗集》时,除《亦吾吟》外,尚辑录《向日吟》、《五都吟》、《鼠肝吟》、《吴歃吟》、《秣藁吟》、《瓠羹吟》等编。夏祖耀重编时,“并是题而辑作两卷,仍以《自序》弁之”^⑫。惜夏祖耀所编之《浣玉轩诗集》二卷经庚申(1860)兵燹后,亦已散佚不全。夏子沐将尚存诗篇收入《浣玉轩集》第四卷中,今统计约一百五十四首;《自序》则载录于《浣玉轩集》卷三。今《宗谱》卷十七《内集·诗词》载录夏敬渠诗作:《送楚雄太守张禹则之官》、《有感》、《古意》、《七月十六》、《孤儿行》、《苦雨行》、《忆母》、《别兰台叔》、《阙里谒至圣庙》、《都门除夕》、《明岁春正,奉请家母入都。此时已届岁除,不知家中阙会计否?客邸悬念之甚,聊

自述》、《送八叔父之广西罗城》、《悼亡》、《合卺夕悼亡》、《见柳忆亡妹》、《哭妹》等十六首诗作,皆不出《浣玉轩集》所录之范围。

清顾心求所辑《江上诗钞》卷九十八《邑志文苑传》,辑录夏敬渠诗若干首,其诗题及内容皆与《浣玉轩集》大致相同^②。其中《偕胡修六都阆望滕王阁故址(时阁毁于火)》一首与《浣玉轩集》中的《秋兴八首即用少陵元韵》第三首虽然题目不同,内容却大同小异。且由内容的差异处,可推测《浣玉轩集》所收录者,应是夏敬渠较年轻时所写;而《江上诗钞·邑志文苑传》中所录的诗题及内容,则是夏敬渠年事较高时所修定^③。

纵观夏敬渠的诗作,“记实重情,不拘格律”是其创作的基本态度。故《自序》云:“水百沸而未平,何知节奏?肠一号而即断,孰谙宫商?”即为了尽吐胸中块垒,往往不斤斤计较于格律。且每首诗咸是“独自衔悲,聊涂四壁;一时写怨,不计千秋”的记实重情之作,故《诗集》中“纵多悦耳之音,俱是呕心之血;即有娱情之什,翻成变徵之声”。且无论是长篇古风、五七言近体,皆是夏敬渠描述、抒发其生平、家庭、交游、心志、遭遇、感怀的实录,内容丰富多样,情意真挚感人;风格或凄婉、或豪放、或绵密、或激荡,皆堪称佳作。夏氏女婿六斗南推崇其“大气包举,竟似盛唐”、“祖汉祢魏,兄事盛唐诸公”、“笃于至性”并无过誉^④。

今查《浣玉轩集》卷四中,计有十一首诗被存录于《野叟曝言》中:《古意》录进《野叟曝言》的第一回,《都门除夕》录进第十一回,《远行》、《滕王阁放歌》录在第十五回,《西游辞》录在第十九回,《昭关》录在第七十五回,《秋兴八首即用少陵元韵》之第七首录在第一百十八回,《阙里谒至圣庙》、《诗礼堂》、《孔子手植桧》、《谒复圣庙》四首诗录进第一百四十二回中。以上诗作,仅部分文辞为配合作者当时心境、小说情节需要,或为加强修辞而稍作更改,绝大部分保留原诗的本貌。

盖夏敬渠写诗的目的,本即是用以抒情、言志并记录生平经历,故以其本人化身为主角文素臣、以其生平经历演化为重要情节的《野叟曝言》,理所当然可以运用、存录其旧有诗作。但夏敬渠刻意

存录诗作于小说中,仍可明显看见其“以小说传诗”之苦心。假设能恢复夏祖耀所编《浣玉轩诗集》二卷之全貌,相信必可在《野叟曝言》中发现更多抄录、运用为素材的诗作,绝非前文所述十一首而已。

六 《唐诗臆解》

《唐诗臆解》:《宗谱》卷四《南街宗世录·第十一世“敬渠”》、《宗谱》卷八《小传记事·第十一世“敬渠”》、《江上诗钞·邑志文苑传》卷九十八,民国九年(1920)《江阴县续志》卷二十等著录,无卷数。夏祖耀《浣玉轩著书目》中著录“《唐诗臆解》二卷”,无按语。光绪《江阴县志》未著录。

据潘《序》,知《唐诗臆解》的创作时间,亦在乾隆元年至五年(1736—1740)夏敬渠讲学京城时^⑧,且最晚在乾隆五年之前已成书^⑨。

《唐诗臆解》书甫成,即享盛誉且传抄于夏氏友朋之间。潘《序》云:

《臆解》则空前人诸解之解也。客山李君工诗,与确士(即沈德潜)齐名,谓读二铭解《秋兴八首》,乃知从前笺注,直是痴人说梦。(谢)皆人心醉《臆解》,宿二铭斋中,三日不忍舍去。恨年已迟莫,不克尽弃所学而学之。

此外,蔡香谷、吴子景、惠南园更亲手钞录《唐诗臆解》,蔡香谷推崇此书:“此余遍历天下六十年中,耳之所未得闻,目之所未得睹者。”甚至“学诗五十年、说诗五十年”的惠南园,也因读了《唐诗臆解》而“废学、废说”^⑩。

此书今未见。赵景深《〈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云:“《唐诗臆解》不久将由夏氏后裔‘厥谋’、‘挺斋’等刊印行世。”^⑪似《唐诗臆解》未亡且刊行有望。但至今未见是书印行;而夏子沐却说夏敬渠的著作,在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及英法联军的“庚申兵

燹”之后，“诸书无复存者”，故赵氏之说存疑。

因《唐诗臆解》不得见，故夏氏究竟如何解唐诗，仍难臆测。不过，依夏氏引用诗文旧作以入小说的惯例，应该不会舍弃《唐诗臆解》，而不摘录写进《野叟曝言》中。故由《野叟曝言》中人物之论唐诗，可约略推测《唐诗臆解》的大概。

今考《野叟曝言》开卷第一回，夏敬渠首先叙述崔颢作《黄鹤楼》诗，李白为之搁笔。但是“无奈历来解诗之人，都不得作诗之意”，“自唐及今，无人不竭力表扬，却愈表愈蒙”，致使“崔颢之诗名日盛一日，其心反日晦一日”。一直到“道学先生——文素臣”解释此诗，方使人“拨云见天”，“知道青莲搁笔之故”，崔颢之诗心，遂“如日临正午，月到中天”。文素臣之解释为：

此诗之意，是言神仙之事，子虚乌有，全不可信也。“昔人已乘白云去”，曰“已乘”，是已往事，人妄传说，我未见其乘也。“此地空余黄鹤楼”，曰“空余”，是没巴鼻事，我只见楼，不见黄鹤也。“黄鹤”既“一去不复返”，则“白云千载空悠悠”而已！曰“空余”，皆极言其渺茫，人妄传说，毫没巴鼻之事，为子虚乌有，全不可信！李商隐诗：“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疑即偷用此颈联二句之意。“晴川历历”，我知为“汉阳树”；“芳草青青”，我知为“鹦鹉洲”。至昔人之乘白云，或乘黄鹤，则渺渺茫茫，我不得而知也！痴人学仙，抛去乡关，往往老死不返；即如此地空余黄鹤楼，而昔人竟永去无归。我当急返乡关，一见父母妻子，无使我哀昔人，后人复哀我也！故合二句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若上句解作昔人真正仙去，则诗中连下“空余”、“空悠悠”等字，如何解说？且入仙人之境，览仙人之迹，当脱却俗念，屏去尘缘，如何反念乡关？且乡关不见而至愁也？……

《野叟曝言》中，夏敬渠如此解《黄鹤楼》诗，固然是因为要配合主角文素臣“道学先生”的身份；且借着解释此诗，作为全书“排佛斥道”